

通儒湯恩比 (一)

黃大受

史學泰斗傲視羣倫

現代的英國人士中，有四位最傑出的人物，而為世界人士所熟知的，那就是哲學家羅素、文學家蕭伯納、政治家邱吉爾、史學家湯恩比，他們在世界史上，都居於崇高的地位，對他們的國家，都有很高很大的貢獻。不過羅素早年並不贊成共產黨，老年却怕蘇俄的核子彈，竟發出「寧赤勿死」的怪論，實令人奇怪，他的哲學鑽到牛角尖裏去了。但後來知道，他的助手們，竟有不少是共黨的同路人。邱吉爾則可惜在雅爾達會議中，不顧及對同盟國——中國的友誼，私自自利，爲了早日結束歐戰，竟出賣了中國的權利，同意蘇聯恢復帝俄時代在中國的權利；還同意外蒙古「自決」「獨立」，終於使共產黨控制了中國大陸，爆發出韓戰、越戰。如今戰火仍在蔓延，問題還沒有解決，這是邱吉爾一生最大的敗筆。至於蕭伯納則遊戲人間，大有李太白的風味。這三位都已成了古人，都活了八、九十歲。惟有湯

恩比巍然獨存，不過在一九七五年十月，湯恩比也以八十六歲的高齡逝世了！對於一位在史學界有巨大貢獻的前輩，忝在同行之末，也不免要寫篇文章，來紀念湯恩比先生！

洋洋巨著博古通今

英國的史學家湯恩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我們中國也有譯爲湯比、陶尹皮、東比、唐貝的。他生於一八八九年四月十四日，一九七五年十月廿二日逝世，照中國算法，已是八十七歲高齡。他出身一個小康之家，曾祖務農，祖父是醫生，父親是社會工作者。他出生地點是倫敦，十四歲，在溫哲斯特 (Winchester) 的聖瑪麗學院肄業，十九歲畢業，考進牛津大學的巴里奧爾 (Balliol) 學院，專攻古代史。據他自己說，從這兩處舊式教育所在，他學到希臘文學和拉丁文學。一九一一年，在巴里奧爾學院畢業，奉學院之命，到雅典的英國考古學院求學，曾遍遊希臘，實地考察古希臘的史蹟。因爲在咖啡館裏，常

聽到有人說起格里 (Sir Edward Gray) 的外交政策，才知道有所謂當代的國際事務。一九二二年他回到巴里奧爾學院當研究員兼學生導師，主講古代史，直到一九一五年止。一九一三年，他與希臘研究權威 Gilbert Murray 的女兒 Rosalind 結婚。此後，他常在政府擔任戰時工作。一九一八年四月，他進入外交部政治情報司中東科任職。一九一九年，隨英國代表團參加巴黎和會工作。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四年，在倫敦大學的皇家學院，擔任教授，主講拜占廷和現代希臘的語言、文學與歷史。一九二一年，他在倫敦大學休假一學期，兼任英國曼徹斯特導報的戰時通訊員，旅行視察希臘和土耳其的交戰區域。九月十七日，由土耳其回國，經過 Matina 鐵橋，忽然得到「歷史研究」的構想。從一九二五年起，他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院擔任研究部長，主持外事和新聞的研究，準備刊印「國際事務觀察」。並擔任倫敦大學國際歷史的研究教授，不必上課。這年夏季，他到美國麻州的威廉姆學院，擔任國

際問題講師，初次遊美。他主編的「國際事務觀察」第一卷（一九二〇——一九二三年）印行，以後年出一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暫停，到一九五三年止，都由他主編。

從一九二七年，三十九歲開始，每年暑假（六到十月底），都在 Yorkshire 鄉間別墅，寫作「歷史的研究」。一九二九年，歷史的研究第一到第三冊，初稿完成。七月，他自倫敦到日本京都，參加第三次太平洋問題調查會議；會後，到中國旅行。一九三〇年一月底回英國。第二年，寫了「中國之旅」一書。一九三三年，德國希特勒執政，六月，他訪問波昂。夫人改信天主教，他從此對宗教關心。

一九三四年，歷史的研究前三冊印行，牛津大學當即頒贈榮譽學位，等於認可這部鉅著。但

英國重要的期刊——英國歷史評論，到二十年後才加以評論。為什麼英國史學界對他不理？因為他批評只看到局限一隅的分類分期史學，指責一部由專家各別分段執筆的巨著劍橋史，而他自己却要做大規模的歷史綜合研究，被史學家認為不倫不類。

可是在美國，對他的著作，卻引起重視。在一九三五年，美國歷史評論刊出名史學家畢德（Charles A. Beard）的評論，畢德反對他採用比較法。時代雜誌認為「歷史的研究」，是「英國完成的歷史理論中，最具煽動性的作品。」特別用專文來介紹新出版的這三冊大書。

一九三六年，納粹法學會在柏林開會，他應邀出席講演，曾和反納粹人士見面。希特勒也接見他，長談一百三十分鐘，想利用他來緩和英國人對德國的感情。一九三七年，他當選為英國學士院會員。一九三九年，「歷史的研究」第四到第六冊出版。英德開戰，他出任國際問題研究所「對外調查出版室」主任，協助英國外交部工作。

戰後，一九四七年他在美國住過兩個多月，得到國際問題研究所和洛克斐勒基金等的資助，商定在五年內，完成「歷史的研究」未成部分，於是他每年都去世界各地講演旅行。主要的是美國，曾在耶魯、哈佛等大學講演，並有許多文章在美國發表。

以後又回到英國倫敦大學研究院執教，並仍擔任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部長。直到一九五五年退休為止。然後被推為倫敦大學名譽教授。他常到各地旅行，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也到過台灣訪問兩天，時年七十九歲。他和他的夫人布爾德（V. M. Boulter），都是「國際事務觀察」的撰述人。他有二子，菲力浦（Philip）是小說家，勞文斯（Lawrence）是畫家。

他的著作，除世界聞名的「歷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外，還有民族與戰爭（一九一五年），新歐洲（一九一五年），希臘和土耳其的西方問題（一九二二年），希臘的歷史思想（一九二四年），希臘的文明和特質（一九二四年），巴黎和會後的世界（一九二五年），中國之旅（一九三一年），大英聯邦關係（一九三四年），文明在考驗中（一九四六年），世界與西方（這是廣播演講集，一九五三年），歷史之研究的第十一冊，和世界遊記——由西到東兩書，世界宗教中基督教（一九五八年），泛希臘主義（Hellenism）是希臘羅馬的統一紀述（一九五九年），歷史的研究的第十二冊——再增補，和印度西北部旅行記（一九六一年），父子對話錄（一九六二年），漢尼拔的遺產和北非旅行記——尼日與



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教授（Arnold J. Toynbee）遺照

尼羅河之間（一九六五年），交友錄（一九六七年），人與死（一九六八年）美國與世界革命，希臘史問題（一九六九年），經驗（本人傳記，一九六九年），城市變遷（一九七〇年），君士坦丁及其世界（一九七二年），東半球（敘述中國日本的文化史，一九七三年）。一九七二年，並出版了一冊歷史的圖解節縮本。最後的作品為人類與大地，一九七六年可問世。

從湯恩比的小史和著作來看，他是一位博古通今、深知世務的人，而且實際參與政治、外交、軍事的。所以他的觀察很敏銳，研究很深入，著作很動人。然而他的聞名於世，却是由於他那部巨著——「歷史的研究」所造成的。

嚴密的歷史研究方法

「歷史的研究」這一部大書，當湯恩比着手撰寫的時候，分為十三卷。一、導論；二、文明的發生；三、文明的成長；四、文明的破落；五、文明的解體；六、一統國家；七、一統教會；八、英雄時代；九、空間上各文明的接觸；十、時間上各文明的接觸；十一、文明史中的旋律；十二、西方文明的展望；十三、歷史家的與感。第一到第五卷，印成六冊，一到三冊，一九三四年出版，四到六冊，一九三九年出版，其餘部分，原計劃寫成三冊，因世界第二次大戰中止，大戰結束後，才繼續寫下去，一九五二年付印，在一九五四年又出了四冊，全書結束。後來，在一九五八年出了第十一冊，包括「歷史的研究」的圖表及地名索引，以便利研讀本書。一九

六一年又出了第十二冊，命名為「再增補」，是對各方困難和質疑的解答。還增補許多遺漏和新發生的思想觀念。全書一共十二冊，終於刊印完成。

全書告成以後，哈佛大學的賴特（Christopher Wright），曾替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對湯恩比作過一次訪問，談論「歷史的研究」和文明有關的許多問題，這裏簡單地敘述其大意。如次：

湯恩比前後費了二十七年的時間，從事撰述「歷史的研究」，中間有七年沒能安心工作，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剝奪了他的工作時間。從寫作到全部完成，經歷了三十四年。

因為湯恩比的母親也是位歷史學家，湯恩比小時候，母親抱他上床，講英國史給他聽，一年後，就講完了。母親建議他學歷史，他接受了。

他解釋為什麼要一個人寫這部大書；因為他不相信一個委員會能寫一本書，一羣人能夠做很多事情，一羣人也許能管理一個國家，但不相信一個委員會能寫書。他知道這本書由一個人寫，當然是一件很難而巨大的任務。但是，一個作家如果是聰明的，能從別人手上得到所需要的一切幫助。寫作的責任落在作家的肩膀，必需通過作家的思想來寫，自然能得到各方面的幫助。

根據寫作的經驗，在出版之前，應該接受批評家的意見，隨時予以修改。不應該在書出版後，再由批評家去評論或攻擊。他在寫「歷史的研究」的時候，凡遇到自認理解不够深刻的地方，或需要特別審慎的地方，都用上述方法，先請教有關方面的專家。

他認為歷史永遠是在發展中、進步中。歷史如不被利用，就盡喪其價值。因為一切知識生活均是行動，正同實際的生活一樣，如果人們不利用這些材料——它們可能是死的。

雖然有些歷史家，認為歷史不能重演，但湯恩比卻相信歷史的確部分地在重現。從過去的歷史中，能發現若干不同時代的事實，有其一或兩類型性。但同時，湯恩比不承認是個宿命論者，不相信人們沒有自由意志，不相信過去的一致或類型，便預言了將來並預定了將來的命運。在我們預示將來時，對自由的因素和類型的因素，都必須加以考慮。

湯恩比認為要打開歷史的祕密，第一要研究文明，依據人類文明的單位，研究它們的組織結構和它們的生活史。它們之中，有一些已經崩潰解體，凡有崩潰跡象的任何文明，都碰到一個大的挑戰。但他並沒有相信，每種文明必定會談發生崩潰的結果。打開歷史研究的祕密，第二要研究宗教，因為研究過去文明的崩潰和它們彼此之間的衝突時，你會發現你涉及世界偉大宗教的根源問題。這些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佛教等。

談到個人與偉大人物時，他認為偉大人物固然在創造歷史，但每一個人對歷史都有或大或小的貢獻。個人才是歷史中的真實，除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外，歷史還有什麼？如果歷史不是人所創造的，任何別的東西，都不能創造歷史。任何創造的或毀滅的東西，任何事情的成功或失敗，都淵源於個人。不管是什麼家或個人，我們必須

善用時間和精力，去盡最大的努力，因為時間是短促的。

世界文明大系的建立

湯恩比所著「歷史之研究」，這一部書，實際是討論世界各族文明的著作，湯恩比在導論中說明，研究歷史，應該有一個使人們能了解的單位，可是現在研究的情形，有的是以國別為單位，如英國史、法國史、德國史之類，有的是以時代為單位，如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之類。但湯恩比認為，不論是以國別或斷代為單位，都無法使人明瞭其本源。又有以社會（即文明）為單位，才成為「可了解的歷史研究之單位。」

譬如研究英國史，英國只是一個大單位，上面更有一個較大的單位。在這個較大的單位中，還有法國、荷蘭、西班牙等單位，也受到同樣的激勵或挑戰，不過各有不同的反應。這一個單位，可稱為西方基督教世界，簡稱為西方社會，比英國略早一些出現。至於這個西方社會的淵源，是希臘羅馬社會，或希臘社會，它與西方社會，有父與子的關係。

從比較的研究法來看，人類的社會，可分成原始社會和文明社會兩大類，原始社會六百五十多個，（筆者認為不止此數，在非洲、印度、南太平洋，及歐美澳等若若干國家的山地，都有許多原始社會。即如台灣的山地同胞，就有九族，他們在清代及日據時代，尚未進步到文明社會。）對於人類的貢獻不大，不在本書討論範圍之內，本書只討論文明社會。他把古今文明（社會）分成二十一種，另有已陷於僵化的五種文明，不在

其內。在這二十一種文明之中，有的是獨自創造，下無繼承。有的是獨自創造，下有繼承；有的是上具淵源；有的是繼承前者，下開來者。前者下開來者，則為父子關係。當父系文明傳到子系文明時，必呈動亂現象。根據湯恩比所說，茲將二十一種文明，分西方、印度、遠東、美洲地區及先後次序，列成簡表如後：

1. 埃及文明 (Egyptiac)，自生自滅的。
2. 兩河文明 (Sumeric)，獨自形成的，是巴比倫文明之父，西臺文明的先驅。
3. 愛琴文明 (Minoan)，獨自形成的，是希臘和敘利亞文明的先驅。
4. 巴比倫文明 (Babylonic)，兩河文明之子。
5. 西臺文明 (Hittite)，可能為兩河文明之子。
6. 敘利亞文明 (Syriac)，與愛琴文明略有血緣關係，是伊朗和阿拉伯文明之父。
7. 希臘文明 (Hellenic)，與愛琴文明略有關係，為西方文明和東正教文明之父。
8. 伊朗文明 (Iranic)，敘利亞文明之子。
9. 阿拉伯文明 (Arabic)，敘利亞文明之子。後來與伊朗文明，合為回教文明。
10. 東正教文明 (Orthodox Christian Russian Offshoot)，為東正教文明的旁支。
11. 俄羅斯文 (Orthodox Christian Russian Offshoot)，為東正教文明的旁支。
12. 西方文明 (Mestym)，希臘文明之子，亦稱基督教文明。
13. 天竺文明 (Indic)，獨自形成的，印度文明之父。

14. 印度文明 (Hindu)，天竺文明之子。
15. 古中國文明 (Sinic)，獨自形成的，遠東文明之父，亦稱先秦文明。
16. 遠東文明 (Fatem Main Body)，古中國文明之子，亦稱中國文明，旁支為韓日文明。
17. 韓日文明 (Far Eastern Japanese Offshoot)，遠東文明的旁支。
18. 馬耶文明 (Mayan)，獨自形成的，玉茄和墨西哥文明之父。亦稱中美文明。
19. 安棧文明 (Anbean)，自生自滅的。在北美洲。
20. 玉茄文明 (Yocatec)，馬耶文明之子。
21. 墨西哥文明 (Mexic)，馬耶文明之子。與玉茄文明，合為近代中美文明。

湯恩比把社會和文明兩詞，看成同一意義，因為只有文明社會才有文明，所以本書把文明社會簡稱為文明。湯恩比認為社會是可以比較的。其理由有六：

1. 文明社會共同的特徵，是動的，是趨向於文明。原始社會是靜的，模仿死者，故沒有進步，文明社會，模仿創造的人，故有進步。
2. 文明各自發生，並非來自同一淵源。
3. 文明各自發展，互不相涉。
4. 各種文明，表面上相距數百年、數千年，但就地球上生命開始，已有數億年之久來看，可說是一切文明。是同時發生的。
5. 各文明各有的成就實際上價值相差無幾。
6. 歷史可以重演，其重演是進步的，而不是再現的。（下期續完）